

瑞安孙氏玉海楼书藏考

张 宪 文

浙江瑞安孙氏玉海楼是晚清著名的藏书楼。始建于光绪十四年（1888），历孙衣言、孙诒让、孙延钊祖孙三代。孙衣言（1815—1894）字劭闻，号琴西，晚号逊学老人，道光三十年进士，历官翰林、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光绪五年（1879）以太仆寺卿致仕，在乡倡导永嘉经制之学，校刊《永嘉丛书》，编辑《瓯海轶闻》、《永嘉集内外编》，并著有《逊学斋诗文集》，是晚清著名的学者和古文辞家。孙诒让（1848—1908），字仲容，号籀廬，同治六年举人，光绪元年官刑部主事，甫五月，即辞官归，家居三十载，潜心撰述，著作等身，晚年更致力兴办学校，并从事实业于乡曲，是晚清的朴学宗师，也是戊戌前后著名的维新人物。子延钊（1893—1983），字孟晋，早岁游学京师，曾任温州籀园图书馆和浙江图书馆馆长，浙江通志馆编纂，文史馆馆员。由于孙氏世代均为学人，故其书藏特多钞本和批校本，富于学术研究价值。解放前后，延钊先生举楼藏分别捐赠给原浙江大学文学院和温州市图书馆，于是玉海楼的私家珍秘，遂归国家所有，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发挥了它应有的作用。

现玉海楼之建筑尚保存完好，为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而其书藏则已非玉海楼之旧。由于年岁未远，文献可征，当日玉海楼书藏之搜集、庋存以及以后之散失转移情况，犹足资考辨。兹就见闻所及，略加论述如次。

一、玉海楼书藏之来源

孙氏原世居瑞安县西北二十五都集善乡之演下（或称岷霞）村，世代耕读。衣言祖祖铎，字振铎，号洙堂，县附学生。父希曾，字贯之，号鲁臣，县增广生。其家虽世代书香，但到孙衣言、孙锵鸣兄弟通籍而始显，其祖、父辈的藏书是不多的。孙衣言《玉海楼藏书记》云：“先大父好聚图籍，儿时见先世旧藏多前朝善本，丹黄殆遍，经乱后，无复存者^①。”因此，玉海楼的书藏实为孙衣言所经始，至孙诒让而极盛。其来源大致有三：

第一，购取故家遗书。《玉海楼藏书记》云：“予初官翰林，稍益购书，以禄薄不能尽如所欲，同治戊辰（七年，1868）复为监司金陵，东南“寇乱之余，故家遗书，往往散出，而海东舶来，且有中土所未见者。次儿诒让，亦颇知好书，乃令恣意购求，十余年间，致书约八九万卷。”孙衣言自同治七年迄光绪五年，历官江南盐法道，安徽按察使，湖北、江宁布政使。苏、皖、鄂三省是文化鼎盟、私家藏书荟萃之区，也是太平天国革命战争最为激烈的地方。乱后，身为地方大吏，所交又多硕儒名彦博辩洽闻之士，因而其广求图书的条件是颇为优越的。据《玉海楼善本书目》所载，其时故家散出之书或多或少为其购得者，主要有四明范氏天一阁、绍兴祁氏澹生堂、会稽钮石溪世学楼、常熟毛氏汲古阁、钱氏绛云楼、长洲顾苓云阳草堂、金陵黄虞稷千顷堂、元和顾广圻思适斋、吴县黄丕烈士礼居、长洲汪士钟艺芸书舍、仁和卢文弨抱经堂、海宁吴騫拜经楼、陈鱣向山阁、歙县鲍廷博知不足斋、长洲吴铨璜川书屋、钱塘吴焯瓶花斋、海盐马玉堂汉唐斋、新登罗以智吉祥宝、海盐马思赞道古楼、秀水朱光炘泽存楼、江都秦恩复石研斋、昭文张文虎爱日精庐及常熟秦四麟、泰兴季振宜、秀水曹溶、嘉兴王鸣盛、萧山汪祖辉、宝应成蓉镜、绍兴陆成栋、祥符周星贻、仁和邵懿辰、海陵张文梓，钱

塘何元锡等等。此外，尚有郭兰石、蒋子后、徐竹友、袁漱六、袁又恺、章紫伯等数十家。所得诸家之书，均钤有收藏印记。凡得宋刻本《尹文子》、《增广注释音辨唐柳先生文集》、《客亭类稿》、《新编方輿胜览》，元刻本《新唐书》、《通鉴地理通释》、《吕氏春秋》、《乐府诗集》、《国朝（元）文类》及影宋钞本《乖崖先生文集》、《吴郡乐圃朱先生遗稿》等几十种。孙氏父子在求书中还特别注意搜集各名家批校本及未刊稿本，如所得罗以智校本即有旧钞本《周易图说》二卷，嘉靖本《高士传》三卷，明刊本《华阳国志》十二卷等十四种及手稿本《宋太学石经考》、《金石综例跋》、《蔡中郎集举正》等三种。其得书经过，往往见之《逊学斋文钞》、孙诒让所为书跋及延钊先生所编之《先征君籀公年谱》（以下简称《籀公年谱》）。

第二，移录阁本及诸家书藏。咸丰间，孙衣言久官翰林，得觐中秘，簿书之余，间多移录。同治三年冬，他居忧回籍，嗣出长杭州紫阳书院，讲学之余，有更多的时间讲求学问，以为“宋时吾乡前辈，皆能读书善著述，年久率多亡佚，其幸而存者，仅有秘府著录，人间绝少传本，乡人士往往不得见之。”（《逊学斋文续钞》卷一《记永嘉佚书》）于是遂致力搜求乡先生遗著，其得力最多的是归安陆心源和钱塘丁丙二家，他曾说过：“存斋（陆心源号）富于藏书，予搜访乡先生集，往往求之存斋，存斋所有者，不予靳也。”（《逊学斋文钞》十《跋陆存斋所藏钞本浣川集》）各书书跋，还经常提到向丁丙八千卷楼借钞群籍的情况，并体会到“写本书非多得数本无由是正也。”（《逊学斋文钞》十《跋丁中丞所藏刘给谏集抄本》）叶适是宋代永嘉学派的巨子，他叙述访求叶适著述的情况说：“予尝得《水心别集》十六卷，《习学记言》五十卷，皆藏书家写本，……予求公允刻本（明正统戊辰黎谅刻本《水心先生文集》二十九卷，谅字公允），数年未得。”同治七年，他由于调官陞见，在京师同年钱桂森家

得见此本，大喜过望，“遂以手校之乾隆间叶氏后人刻本易之以归”。在马足车尘之际，他还向翁同龢“觅乡先生集”，得其所有法式善旧藏四库副本《许及之集》，他非常高兴，除录副外，

“复为校勘所误者仍以归之。”于此，可见其求书热心之甚。于是先后得世罕传本之宋刘安上《给谏集》、刘安节《左史集》、许景衡《横塘集》、周行己《浮沚集》、薛季宣《浪语集》、许及之《涉斋集》、叶适《习学记言》、《水心文集》、戴栩《浣川集》、刘黻《蒙川遗稿》、元王执中《针灸资生经》、明吴彦匡《花史》等书，于官湖北布政使时，命其子诒让细加校讎，择要由湖北官书局刊为《永嘉丛书》，并委黄体芳刊《习学记言》于江阴学政官署。光绪三年，孙诒让于随宦江宁时，作《征访温州遗书约》，略谓“家君纡绶名藩，殫心乡学，闵遗文之就坠，惜旧业之不昌，簿书之暇，不废丹铅，舟车所至，即增卷帙。…诒让仰承庭诰，博访奇觚，…覬以广业甄微，拾遗补艺……。”于是复广求下迄明、清之乡贤遗著，并指定高人，于各地分司其事，从事联络，举凡巨著詹言，率在搜访之列。先后共得乡著二百六十余种，连以前所有，凡为书四百六十余种（见孙延钊《瑞安孙氏玉海楼藏温州乡贤遗书目》跋语），其中不少钞自旧家谱牒。此举不仅丰富了玉海楼的书藏，而且为保存地方文献，给后人据以录副和刊布乡贤群籍奠定基础（如黄群之辑刊《敬乡楼丛书》），其贡献至为巨大。

第三，出于师友之投赠。现存玉海楼《晒书目录》及《经微室书目》集部，均别列“师友投赠”一门，所录赠书者姓名计有：曾国藩、钱泰吉、林昌彝、姚复庄、陈用光、何绍基、梅植之、张际亮、张文虎、杨彝珍、徐薰、朱琦、吴嘉宾、孙鼎臣、鲍康、冯志沂、吴树敏、俞樾、林鹗、郑珍、方东树、黄富民、夏瑛诸家。其所赠多为自著，赠书之为他人著作未加著录者亦复不少。

此外，玉海楼还有不少新书和报刊杂志。这些书虽不入目，却足觐孙诒让晚年政治思想之变化。考孙氏自光绪十二年起即接受西学，开始阅览《格致汇编》等有关科学技术的中译西籍及严复介绍西人学术论著的所有译作。戊戌前后，孙氏“深感所学与时不相应”，遂转而讲求新学，多方搜集有关时务的各类政书。他长期订阅的报刊，有上海的《申报》、《万国公报》、《新闻报》、《时事报旬刊》、《实学报》、《译书公会报》、《图书月报》、《国粹丛编》、《教育世界杂志》、《外交报》、《政艺通报半月刊》、《东方杂志》、《国粹学报》，杭州的《白话报》，日本东京的《民报》等。出自友人赠阅的还有长沙的《湘报》、《湘学新报》，日本浙籍留学生的《浙江潮》，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刊行的《清议报丛刊》和《新民丛报》等等。他购置有关西方政治文化及国人讲求富强的著作，积及数千册，并在玉海楼楼下辟专室插架。晚清藏书家之能顺应潮流，接受西学，庋藏新籍以为维新图强计者，孙氏堪称翘楚。于此，亦见玉海楼旧弃不仅网罗四部而已。

二、玉海楼的建筑

孙衣言演下村故居被毁后，曾暂居永、瑞各地。光绪元年六月，在瑞安县城北门宋都桥南邵屿营建新居②，其藏书读书之所，孙衣言的叫逊学斋，孙诒让的叫经微室（同治十三年四月，顺德李文田为篆书题额），又别署述旧斋、撚艺宦。虽非陋室，但未具规模。且其时孙衣言任官在外，缥緲万轴，随宦东西，其藏书也是比较分散的。光绪五年，孙衣言去官返里，“归装惟有缥緲甚富”。据《籀公年谱》所载，这些书运到里门时，“暂庋于诒善祠塾东之逊学斋”，一部分并放在诒善祠塾里供族内子弟诵习。光绪十四年春，孙衣言复营建广厦及玉海楼于城东虞池金带桥

北，于当年秋落成^③。《玉海楼藏书记》云：

十余年间，致书约八九万卷。…旧居褊隘，苦不能容。

今年春，为次儿卜筑河上，乃于金带桥北别建大楼，南北相向各五楹，专为藏书读书之所，尽徙旧藏，度之楼上。

据文献记载及实地了解，玉海楼占地约2023平方米，建筑面积为740平方米，南北均有方塘，其东临河，三面环水，其西则与住宅相连。玉海楼主屋是坐北朝南两进五间的木构重檐建筑。两进楼房，上下左右各连以迴廊，结为一体。台门上有李文田书“玉海楼书藏”及长篇识语石额。前后庭院敞广，花木扶疏。其藏书之所，是前进的楼上，楼的正中，有潘祖荫手书“玉海楼”三字横额，并以行草作识语云：“琴西世丈以深宁叟（宋王应麟）名其书者额其藏书楼，且以公诸后生之能读书者，其用心深厚已。光绪己丑春年家子潘祖荫识。”楼中又有孙衣言撰写的木制楹联，文曰：“桃花淥水，秋月春风，无往非适；刘略班艺，虞志荀录，伊昔有怀。”楼下则贮藏《永嘉丛书》版刻四千余片，并辟精室以为外人观览书籍之所，两边并悬挂赵之谦、张熙等撰写的“疏峰抗高馆，清川过石渠。”、“题品江山归画卷，搜罗风月到诗篇”、“阁上著书刘向卧，门前修刺孔融来。”板刻楹联多副，与楼上书城互相生发，辉映成趣。

玉海楼西侧，另有小屋五间，其前蒔花种草，点岩缀石，正中荷池一方，盛植白莲，深得园林之趣，名曰颐园。孙衣言《玉海楼旁新作小斋记》云：“……予营新居既成，东厢之南有隙地十数弓，命工补为小室五楹，广四丈，深得广三之一，窗其两旁，辟扉其首及左右胁，…宛然舟居，…遂以‘恰受航’榜之…”并有石刻“颐园松菊，玉海图书”手书联语。光绪廿年孙衣言故后，孙诒让多在此著书，并名之曰“百晋陶斋”。有王懿荣书匾，今佚。

玉海楼的结构，大致如此。其规模虽不很大，但营建颇具匠

心，除藏书之外，还考虑到刻印书籍、为外人提供阅览等等需要，孙衣言尝言：“乡里后生，有读书之才，读书之志，而能无谬我约，皆可以就我庐，读我书，天下之宝，我固不欲为一家之储也。”（《玉海楼藏书记》）并手订规约十六条，揭之堂壁，教人以读书之法。在当时，孙氏能把私家珍秘，向外人开放，实为难能可贵。这与他一贯倡导永嘉经制之学，愿以一身开风气之先是分不开的。

三、玉海楼的书目

孙衣言订有《玉海楼藏书规约》十六条，对书目的编纂、书籍的保管、借书的规则，以及读书的方法，经费的挹注等等均作详细规定。其第一条言书目编纂云：

楼中书籍几及十万卷，恭照《四库全书》之例，各按经、史、子、集分门别类，纂成书目。每书一部共若干本，若干卷，系何时刻本钞本，曾经何人收藏，何人批校，有何题跋印章，系何等纸张，一一开载明白。其一书数部者，各以类载，以便检寻。每门各留空白数页，以便续添补入。日增月益，惟贤子孙是期。

但据资料，在孙诒让生前，玉海楼书目尚无定本。孙延钊《籀公年谱》卷末编余缀述，对此有明确记载：

家藏群籍，在公生前已几经编目，而终未克成。最初编本，署曰逊学斋书目，凡四册。经部目中，有洪氏《易说醒》、李光坡《周礼训隹》、蒋载康《周礼心解》、《春秋三子传》，司天开《四书汇解》，吴大廷《读书随笔》、《读易随笔》、《止斋遗书》，史部目中有洪庐江《祀典征实》、《金石摘》，子部目中有方浚颐《梦园丛谈》并注明“劣，当删”。又在史部目中注云：“案例，书当分别删

存”。在子部目中注云：“医书宜分别删存”。在集部中注云：“国朝人集，宜择佳者存之，劣者删之”。又总识于册端云：“此目，杨仲渔、何子浚按篋登录，分类尚多舛午，书篋近又重检一过，亦多不符，俟别编写一帙以备览，中容记。”记文未注年月。后继此而续编者，部册数每略增于前，但亦仍按篋登录，列其书名、撰人及卷册数而已。至最近己巳岁（民十八年，1929），我从任师觉乃重检玉海楼全部度册，并参合旧目各本而董理之，拟分两步进行，第一步别择其尤佳者六百余种，为玉海楼善本藏书志，第二步再将余外之通常本亦编成简明目录云。

据此，可知孙诒让对书目的编订有较高的要求，他不以检录全藏部署甲乙为满足，而且还要区分书的价值，对某些著述以为不足存者，拟不予入编，使书目对读书治学具有指导作用，其生前所以迄无定本，这恐怕是一个重要原因。又，上举初编本《逊学斋书目》，迄未见。现得见之玉海楼旧弄书目包括原始登录在内，计有下列五种，兹记述其内容如次。

一、晒书目录 系孙衣言生前晒书时由他人登记之簿录。册首有孙氏手题“晒书目录”四字，并手书登录要点云：“分经史子集凡四部，每部各注出一二三四等字，分前后。别集汉至唐为次，次宋，次元，次明，次本朝，师友及温（下缺）……”簿内所录，多有孙氏朱墨分部并校订错误之笔，如：《禹贡指南》误入集部，目下注“提入经部”，《二十四诗品》误入集部，下注“提入诗文评”，集部《张文忠公集》下注“提归乡先哲集”，《养一斋集》误系史部地志，下注“入本朝集”等。此外，并以朱笔标明度藏，如《皇清经解》旁标“一架”，《佩文斋书画谱》、《历代名臣奏议》旁均标“另匣”。目中又剔出己作，如于《永嘉集内编》廿四本、《永嘉集外编》十三本、《瓯海轶闻》廿二本、《温州氏族韵编》五本又二本等五种书目之上括注

“此五种不钞”。此目用朱丝栏帐簿誊写，半叶十二行，分上下栏，宽18公分，高13公分，凡五十三页，一册，录书1052部，12761册。各书仅录书名、册数，有多人笔迹，字体低下。现藏温州市图书馆。

二、经微室书目 卷首有孙诒让签题“经微室书目”五字，分类如《四库》。别集国朝下另有“师友投赠”一门。全书以兰行界板印稿纸抄写，宽11公分，高16.2公分，半叶十二行，分上下二栏，各录书名、本数，字迹工整，疑出玉海楼钞胥之手，间有孙氏乙改及增添之手迹，如经部总类著“汲古阁十三经一箱七十本”，圈去“汲古阁”、“一箱”诸字，改“阮刻小板十三经古注注疏”；经部六下加“四书”，经部七下加“小学”，并眉批“子部三多小学类，应改入此”。子部三小学，改作“经部七小学”，眉批“改入经部七”等等。全目一册，凡三十三页，共录书983部，72421册。现藏温州市图书馆。

三、玉海楼丛书细目 温州图书馆藏。孙延钊编。红栏十行簿手写本。共五册。每册封面均手题“玉海楼丛书细目”及册次，并开列简目于右方。册内各种丛书，以杂纂、郡邑、独著为次，均著录撰辑者姓名和刊刻时间、种数、卷数、册数，并胪列子目于其后。共丛书131种，137部，6993册。约编于一九三一年前后。

四、瑞安孙氏玉海楼藏温州乡贤遗书目 一九三五年孙延钊编。有同年浙江图书馆馆刊第四卷第二期单行排印本。所录分内外编，各依《四库》例区分部类。外编皆外人著述有关温州文献者，以方志、杂志为多。各书均著录撰人、版本、卷数、册数，或详叙流传原委，或校注各本异同，或旁及海内别本之收藏情况。孙氏尝缀跋语云：“……迩年延钊家居多暇，尽发玉海楼庋篋，见有关桑梓文籍，别为检点，凡得四百六十二部，即依类增编目录，略加校注，自资省览之便。……今四百六十种之中，有

向未剗削者，有雕镌已久，印本渐稀者，有曾经我祖我考手笔批校为世人所未睹者。若斯之伦，诂宜局于我楼为秘笈耶？”会其后浙江第三特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设征辑乡哲遗著委员会，孙氏乃出是编，部分由乡著会录副皮藏于籀园图书馆。是目内外二编共经部二十八种，史部五十二种，子部五十种，集部二百廿一种。其中计明刊本三十二种，明写本二种，钞本二百十种，稿本十种，传钞稿本一种，日本刊本一种。所编对于考核地方文献，辨章学术，研究版本，扩大流传，都发挥了很大作用。

五、玉海楼善本书目二卷 孙延钊从侄师觉编④。即《籀公年谱·编余缀述》所谓《玉海楼善本藏书志》是也。其编写时间，在《乡贤遗书目》之前。全目凡录善本书533部，计经77部，史102部，子114部，集240部。版本著录重在注明钞校及书之收藏源流，其中计宋版4部，元版7部，明版155部。钞本有影宋钞本12部，影元及明钞、旧钞、精钞本125部系出董其昌、祁承燾、顾苓、季振宜、黄丕烈、卢文弨、顾广圻、鲍廷博、吴騫、汪士钟、张文虎等诸家旧藏。批校本则为数尤多，计孙衣言批校评点本43部，孙锵鸣批校跋本9部，孙诒让批校跋本99部（其中凡《周礼》、《墨子》诸家之作，无论钞刻，校讎殆遍）。钱曾、朱彝尊、黄丕烈、鲍廷博、吴騫、顾广圻、孙星衍、陈鱣、周星贻、罗以智、戴望等诸家批校本46种，另有罗以智及乡人周天锡、李象坤、方成珪等手稿本13种。是目于楼藏善本，著录未全，分类亦间有未当，且各书多不著撰者姓名，于著录义例亦有未合。书末有壬申（1932）瑞安张扬宋庠跋，略云：“吾乡藏书…孙氏琴西太仆之玉海楼以校本称。……夫书固以宋刻为尚，而麻沙坊本，譌夺亦多，……若不旁稽群籍，甲乙互勘，则精劣曷见，简错无别，此藏书所以首重校本也。以太仆之雄文，征君之朴学，精义所在，深裨实用，惜不得一一假读以征其实耳…”此本半叶十二行，楷书精工。现存瑞安玉海楼，赖以见当日楼藏

之足珍。

六、瑞安孙氏玉海楼藏书目录 陈准编。准字绳夫，瑞安人。平日向慕孙氏之学，曾辑集《籀廌遗文》二卷，印行于一九二六年。此目副题标“据孙氏原抄本编次”，约与辑集《遗文》相先后。其部类依《四库》例，曾发表于《图书馆学季刊》1926年第一卷第三期、1928年第二卷第三期与1929年第三卷一、二、三期。

以上书目，以《温州乡贤存遗书目》和《善本书目》为善，非但可见当日玉海楼藏书富于地方文献及批校本之特色，而且在版本目录方面，对于考镜源流，稽其存佚，亦多学术价值。前人于藏书数量率以卷称，而不详册数。玉海楼书藏之卷数，孙衣言氏尝言其大概：“致书约八九万卷”，“楼中书籍几及十万卷”。至于到底有多少册书，则由于其书目或非全藏，或系专目，或不注册数，无法统计出一个确切数字。好在宣统三年，孙氏后人对楼藏曾进行一次全面的曝晒与检点，孙延钊《籀公年谱》卷八在是年下记此事云：

夏秋之间，延响、延炯等检曝玉海楼遗藏全部，略作统计，古籍计经部有三千七百二十五册，史部有一万另二百三十四册，子部有二千七百十二册，集部有四千五百十五册，丛书六千九百九十三册。都二万八千一百七十九册。此外，有新书（按：指铅印石印诸本，多为新学东来后之出版物）二千六百四十三册，杂志二十九种，一千四百七十七册，报纸十一种，合订为二百另五册。

全藏连新书在内，共为书三万二千六百另四册。旧藏书楼之书藏有如此数量，诚如孙衣言所称“可谓富矣”。

此外，所可言者，尚有数事：其一，现见玉海楼之原弄，仅有极少数加盖“瑞安孙氏逊学斋藏书记”、“逊学斋考藏图籍”之阳篆方印，其余，即使是善本，甚至珍本、孤本，也很少楼藏印

记。惟乡贤之抄稿本，则卷面均有孙衣言手书之书目、著者及乡里之标志。再是凡属孙诒让批校之本，则多作跋语，间有加盖朱文“籀斋收藏”、“经微室”、“仲颂”、“瑞安孙仲容斟读四部群书之印”，白文“仲容过目”、“仲容经眼”、“仲容点勘”等印记，这与一般藏书家善本书之印记累累，迥然不同。于此亦见孙氏之度藏是重在治学，并不以收藏、鉴赏为尚。其二，凡孙氏父子自著之书，均不入目，惟所著书之稿本及他著之钞校本，均用版印稿纸书写，且版式多达十四种，如：孙衣言之诒善祠塾钞本，用红界十行纸，每行二十字，版心有“瑞安孙氏诒善祠塾”八字。邵屿山房钞本，用绿界十一行纸，版框外有“邵屿山房钞本”六字。盘谷草堂钞本，用墨界十二行纸，版心有“盘谷草堂”四字。瓯海丛书钞本，用兰界十二行纸，版心有“瓯海丛书”四字。《永嘉集》钞本，用兰界十行纸，版心有“永嘉集内编”及“永嘉集外编”各五字。《瓯海轶闻》钞本，用红界十三行纸，版心有“瓯海轶闻”四字。逊学斋钞本用墨界九行纸，版心有“逊学斋校录”五字。以上用纸之版心字样，均用仿宋体。至于孙诒让所著及钞校诸书，述旧斋钞本，用兰界十行纸，版心有“述旧斋写定经籍”七字。经微室钞本，用兰界十行纸，版式特小，版框外一边有“经微室钞本”五字，另一边有“放宋古迂陈氏巾箱本尹文子版式”十四字。《周礼正义》稿本，用兰界十二行纸，版心有“周礼正义”四字。揅艺宦杂著稿本及《籀斋述林》稿本，并用兰界十行纸，版式相同，惟版心则有“揅艺宦杂志”五字与“籀斋述林”四字之别。以上用纸版心字样，皆孙诒让手写上版者。惟经微室所著书钞本，用红界十一行纸，版心之“经微室所著书”六字，则出于刻工之仿宋字体。又，经检玉海楼钞本书，除用上列特制用纸外，也有不少是无界白纸。这里似乎有个界限，凡用无界白纸抄录之本，或者是委之他人移录，非属楼钞，或者在孙氏看来，系属寻常著作并非上乘之故。

另据《籀公年谱·编余缀述》，由于孙诒让生平著述宏富，卷帙浩繁，且多几经修改，数易其稿，因此楼中雇用正楷钞手，先后有数十人，其楷书秀劲最为孙氏心赏者，则为李杏堂，孙氏写成一书，每属之誊录，今所传家刻《周书斟补》及罗振玉汇印之《契文举例》均出李君手笔。温州书法家郑德馨，亦尝为钞录《名原》定稿二帙云。

四、玉海楼书藏之散佚与转赠

玉海楼书藏自光绪十四年至三十四年的二十年间，均由孙诒让掌管。孙衣言在所订《诒善祠公产规约》和《玉海楼藏书规约》中曾明确规定：“祠塾书籍…现在移存玉海楼上悉与诒让管理。”

“楼中藏书…经费，……今拨入荡园二百亩，另每年租息约近二百千左右，目前交与次儿收管，每年补买书籍、刊书、钞书及一切杂用，均于此项内开销。”戊戌前后，孙诒让接受西方文化，潜心新学，楼中复添置了不少新书，遂为楼藏的全盛时期。

迨孙诒让身故，诸子均年幼，初则失于管理，继则以家族日繁，且觊觎楼藏珍秘，不乏其人，于是楼内群籍，遂稍稍散出，其可得佐证者，有如下例。

孙诒让所著《温州经籍志》手稿，有初稿、再稿、定稿三种，后为同邑杨绍廉志林所有（现藏温州市图书馆），各本卷首卷末均钤有白文“杨绍廉印”、朱文“舛鄒楼藏”等印记。杨绍廉精古文字及校讎之学，民初尝为孙诒让亡兄诒谷嗣子延畛（字莘农）之业师，杨氏借阅楼藏，延畛每多予方便。又，民初永嘉黄群为刊行《敬乡楼丛书》，尝委杨氏广为移录玉海楼所弄先贤遗著，玉海楼藏书之转为杨氏所得，殆亦有之。其间杨氏且收得瑞安项氏水仙亭善本甚夥，借此等书籍杨氏后人于民国二十年间出售于沪上，部分且为日本商人所得，其来龙去脉，遂无从稽考。

孙诒让尝手校明万历刻本《淮南鸿烈解》，全书朱墨烂然，精审绝伦，后为同邑张扬宋庠所有，各卷大题下均钤有“瑞安张氏宋庠藏书印”白文印记。五十年代，复由瑞安玉海楼文物馆收得。

楼藏《万历温州府志》为国内孤本。《温州经籍志》著录“家有藏”，孙衣言撰《郡志职官补正》、《郡志选举考正》均加引用，现存玉海楼各种书目亦均有著录。后此书无可踪迹。一九五一年，温州图书馆故馆长梅冷生先生乃无意中于瑞安梅头镇糖儿担中（以饴糖换取杂物之肩挑担子所谓“卖场”者）收得。其间流转情况莫可究诘。

楼藏且有成批售之于苏省者。乐清陈适在其所著《人间杂记·偷闲随笔》（1936年商务印书馆排印本153页）中有一段记载：

岁辛未（民二十年，1931）冬，自海上归，寓永嘉客舍，见线装古书盈室。惊问舍人，云为苏人购自瑞安者，将运之沪。因入室展卷，茫然观之，皆木刻版本，字大如指，间有眉批朱注，古香可爱，其线装处多蠹痕，如蛾眉龙须，栩栩欲活。卷首有“玉海楼藏书”朱文印，奇劲古雅，朱色如昨。始知孙氏藏书，近亦有流散矣。

这是有关玉海楼藏书流散情况的难得记录，略可考见时、地。惟所谓玉海楼书藏印文朱色如昨云云，殆出自追忆，有失其实。

瑞城旧书肆中，亦多有楼藏散出之书。一九四五年初，笔者曾购得初刻本清汪中《述学内外篇》、焦循《雕菰楼集》二书，大题下均钤有“籀斋收藏”朱文小方印。解放初期，瑞安林炜然先生亦于敞肆之废纸堆中收得孙诒让朱墨批校之《嘉庆瑞安县志职官志》一册。

如把《玉海楼善本书目》所录罗以智手稿本及批校本的下落作一番考析，亦可见当日楼藏善本书存佚之一斑。据书目，罗以智有手稿本三种，批校本凡十四种，除日后捐赠给浙大见之于目

的手稿本《宋太学石经考》一种，批校本《周易图说》、《晁补之春秋左氏传杂论》、《集韵》、《高士传》、《江南野史》、《京口耆旧传》等六种之外，其余手稿本《金石综例跋》、《蔡中郎集举正》二种及批校本《干禄字书》、《华阳国志》、《释慧苑华严经音义》、《释处观绍兴重雕大藏音义》、《仙苑编珠》、《梅彪石药尔雅》、《道藏目录详注》、《魏延寿敦交集》等八种，均下落不明。

但尽管如此，玉海楼的藏书包括善本在内，虽久历沧桑，还是基本上保留了下来。这是由于楼主人孙延钊先生曾先后三次把楼藏作了大量以至彻底的捐赠。

第一次是一九一五年。孙编《籀公年谱》民国四年年下云：“瑞安县公立图书馆成立于西山文昌阁。我家检出先世旧书三千六百册，分批送入馆中作为基本庋藏。内有古籍通行本，近代各种刊本及杂志报章等读物。”此次赠书，现已无目可查，其中大部分为戊戌前后的时务政书则无疑。

第二次是一九四七年。受赠者为前浙江大学文学院（先寄存，后赠予）。点交之际，曾录有《浙江大学文学院收藏瑞安孙氏玉海楼寄存图书文物简目》一册（现存温州市图书馆）。所赠计图书465部，2003册，麦鼎、夔君孟、四代铜尺、汉五凤砖、至万世砖、元官印、“汲古堂志”四字款识端砚、石章等文物三十八件，商子孙父乙角、周王伯鼎、周金、秦权、汉镜等拓片202幅。此外，还有《永嘉丛书》版片2460片、《籀膏手札》、《曲园手札》各一册，孙诒让墨迹二十一件。所赠图书，绝大部分是善本，其中有宋版一种。元版七种，明版一百五十五种，景宋钞本八种，孙衣言手稿本一种，批校本廿六种，孙诒让稿本四种，批校本七十七种，别家手稿本三种，批校本二十种。其中许多种类为《玉海楼善本书目》所未载，现均归杭州大学图书馆作为特藏。

第三次是一九五一年。受赠者为温州市图书馆。当时温馆于点收时录有《收存玉海楼书目》上下二册，上册属丛书及经子史部，下册属集部，各著录书名、著者、卷数、册数、版本及刻印时间。计丛书137部，5075册；经部书235部，3562册；史部书439部，7860册；子部书127部，863册，类书10部，603册。共为书948部，17,963册。下册集部收存目今已佚，未明部数册数，如照上记清宣统三年玉海楼检曝全藏所计集部4515册稍加减杀以4000册计算，则当日玉海楼捐赠温馆之书，总数约在22,000册左右。其中有明版书及名家批校本近二百种。

一九七四年秋，延钊先生复将其随身带到杭州珍藏多年的先人遗泽及其自著之手稿赠予温馆，其中有孙衣言手修恭写之《盘谷孙氏家谱》八卷、《逸老丛谈》手稿一卷，诗文手稿及日记（同治元年七月至二年十二月）各一卷，有孙诒让残存的《讽籀余录》手稿及《艺宦室检书小志》、《论语正义补注》稿本合一册，及其自己所编著的《经微室遗集》、《瑞安五黄先生系年合谱》等手稿多种。先后捐赠给北京图书馆的还有宋刊本《尹文子》二卷及自编的《先祖考太仆公年谱》十卷、《先征君籀公年谱》八卷。

至此，当日玉海楼的藏书，可以说是全部捐献归公了。现存杭大者是楼藏的精华，多善本，特别是孙诒让的批校本较为集中（有关孙氏著作手稿及批校本的存世收藏情况，另作附录附于文末）。其捐予温馆的除通常本及部分善本外，则特多地方文献。

旧家藏书，多兵火水虫之厄。其先辈虽备述艰辛，督嘱子孙世守，但历时未久，率多风流云散，其灰飞烟灭者亦往往有之。玉海书藏和陆心源之皕宋楼、丁丙之嘉惠堂深有渊源，然此二家之书，身后未久，即全数售出，心源之书，且为日人所得，于今置之海外，举世同慨。而玉海楼之藏书，孙衣言既用以倡导永嘉

经制之学于其前，孙诒让又扇扬新学，开一代风气于其后，及延钊先生之身，则穷年矻矻，惟整理先著并阐述地方文献是务，其书藏之润身泽世，可谓多矣。解放前后，延钊先生粗衣粝食，生活颇为清苦，顾热心国家文化事业，乃视书藏非一家之储，而全数举之以属国家，其间无一书之留存，无一文之取偿，其高风亮节，有足多者。区区此文，非独考析玉海书藏，而于延钊先生亦略寄景仰之情于万一。惟限于见闻，所述容有未当，谬讹之处，深冀熟谙书林旧事者，有以正之。

注：

①咸丰十一年八月，平阳金钱会起义，孙氏故居被毁。

②孙延钊《先征君籀公年谱》卷二光绪元年十一月条下云：邑居落成，在城北门内之宋都桥南，以正屋后院北斋三楹为公归时读书之所，公自额曰述旧斋，别署掸艺宦。

③《先征君籀公年谱》卷四光绪十四年条云：“逊学公别筑新居于城东虞池金带桥北，旁建玉海藏书楼而自为之记。”

④孙师觉，字演万，为孙延钊从弟延畛莘农之长子。

⑤孙衣言长子诒谷，字稷民，咸丰十一年在乡为抗拒太平军阵亡。后，孙衣言以季弟嘉言子诒燕之长男延畛为之嗣。

附：现存孙诒让著作稿本 及群书批校跋本度藏情况见知录

稿 本

周礼正义（八十六卷） 孙诒让撰 稿本 清费念慈跋 存三十九卷（一至十、二十六至三十九、四十四、五十至五十二、五十九、六十四至六十六、六十八至六十九、七十三、七十六至七十七、八十一至八十

二、八十五) 温州市图书馆藏

周礼正义上下编：周礼正义初稿 孙诒让撰 稿本 所存卷数未明 温州市博物馆藏

商周彝器释文 (一卷) 孙诒让撰 稿本 杭州大学图书馆藏

商周金文拾遗稿 (三卷) 孙诒让撰 稿本 清刘恭冕校并跋 杭大藏

汉石记目录 (一卷) 孙诒让辑 稿本 杭大藏

永嘉瑞安石刻文字 (不分卷) 孙诒让辑 稿本 温图藏

温州古甓记 (不分卷) 孙诒让撰 稿本 杭大藏

汉晋经籍目录 (不分卷) 孙诒让撰 稿本 杭大藏

四部别录 (四卷) 孙诒让撰 稿本 存二卷 (经部一卷史部一卷) 杭大藏

温州经籍志初稿二十五卷附外编辨误 (不分卷) 孙诒让撰 稿本 存十八卷 (一至七、九至十二、十五至十七、二十二至二十五) 温图藏

温州经籍志再稿三十三卷附外编辨误 (不分卷) 孙诒让撰 稿本 存十六卷 (三至十四、十七至十八、三十二至三十三) 温图藏

温州经籍志定稿三十三卷外编二卷辨误 (一卷) 孙诒让撰 杨绍廉孙延钊校 存十二卷 (二、五至六、十七至十八、二十三至二十五、三十、三十三、外编二卷) 温图藏

温州经籍志 (三十二卷) 孙诒让撰 稿本 存三卷 (八、九、二十四) 瑞安玉海楼藏

六经要微 (不分卷) 孙诒让撰 稿本 杭大藏

墨子闲诂 (十五卷) 孙诒让撰 稿本 存十四卷 (一至十三、十五) 上海图书馆藏

墨子闲诂 (十五卷) 孙诒让撰 稿本 存一卷 (卷十) 玉海楼藏

荀子校勘记 (不分卷) 孙诒让撰 清抄本 杭大藏

荀子述林 (十卷) 孙诒让撰 稿本 清刘恭冕校 杭大藏

荀子述林 (不分卷) 孙诒让撰 稿本 杭大藏

讽谏录、补艺文检书小记、论语正义补苴遗稿 孙诒让撰 稿本 温图藏

亭林先生集外诗 清顾炎武撰 孙诒让辑 亭林诗集校文一卷 孙诒让撰

稿本 杭大藏

批校跋本

周礼总义（六卷） 宋易祓撰 清乾隆二十年易祖焘家刻本 孙诒让题识
评校 温图藏

周礼郑氏注（十二卷） 汉郑玄注 斐英馆石印本 孙诒让校 玉海楼藏

周礼学（不分卷） 清沈梦兰撰 清沈氏所愿学斋刻本 孙诒让批校 温图藏

周礼汉读考（六卷） 清段玉裁撰 清嘉庆元年刻本 孙诒让批校 温图藏

礼笺（三卷） 清金榜撰 清嘉庆三年刻本 孙诒让批 温图藏

群经宫室图（二卷） 清焦循撰 清半九书塾刻本 孙诒让批 温图藏

春秋公羊传义疏（七十六卷） 清陈主撰 清抄本 孙诒让点校 温图藏

逸周书（十卷） 清卢文弨抱经堂丛书本 孙诒让校 杭大藏

逸周书集训校释十卷逸文（一卷） 清朱右曾辑注 清光绪三年崇文书局刻本 孙诒让校 杭大藏

鲜虞中山国事表中山疆域图说（不分卷） 清王先谦撰 光绪九年长沙王氏自刻本 孙诒让校 温图藏

叶文定公年谱（一卷） 清叶嘉桢撰 玉海楼钞本 孙诒让批校 温图藏

东嘉先哲录（二十卷） 明王朝佐撰 影明钞本 孙诒让校 杭大藏

〔**隆庆**〕**乐清县志**（七卷） 明胡用宾侯一元修撰 玉海楼钞本 孙诒让批校 温图藏

〔**乾隆**〕**温州府志**（三十卷首一卷） 清李琬齐召南修撰 清乾隆二十六年刻本 孙衣言孙诒让批校 温图藏

雁山志（四卷） 明朱谏辑 清钞本 孙诒让批校 温图藏

宋宰辅编年录（二十卷） 宋徐自明撰 明万历四十六年吕邦耀刻本 孙诒让校 存十七卷（一至七、九、十一至十三、十五至二十） 杭大藏

东甌掌录（不分卷） 清陆进撰 清钞本 孙诒让校 管廷芬校并跋 温图藏

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二十卷） 清纪昀等撰 玉海楼钞本 孙诒让校并跋 杭大藏

黎纯斋星使近刻古逸丛书目（不分卷） 清黎昌庶撰 清光绪陶浚宣抄本

孙诒让校并跋 浙江图书馆藏

吴下冢墓遣文续集（不分卷） 明叶恭焕辑 孙诒让校 杭大藏

泉志（十五卷） 宋洪延撰 明崇祯毛氏汲古阁津逮秘书本 孙诒让校并跋 温图藏

东瓯金石志（十卷） 清戴咸弼撰 清光绪三年温州郡庠活字印本 孙诒让补校 存八卷（一至三、六至十） 温图藏

东瓯金石志（十二卷） 清戴咸弼撰 清光绪八年刻本 孙诒让校 杭大藏

孔子家语（十卷） 题魏王肃注 明末毛氏汲古阁刻本 孙诒让校并跋 杭大藏

新语（二卷） 汉陆贾撰 玉海楼钞本 孙诒让校并跋 杭大藏

补汉兵志（一卷） 宋钱文子撰 清乾隆三十四年般阳书院刻本 孙诒让校 杭大藏

墨子（十六卷） 清毕沅校注 光绪二年浙江书局刻二十二子本 孙诒让批校并跋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墨子（十六卷） 清毕沅校注 光绪二年浙江书局刻 二十二子本 孙诒让批校并跋 杭大藏

墨子（十五卷） 同治六年玉海楼抄本 戴望孙诒让校并跋 玉海楼藏

墨子经说解（二卷） 清张惠言撰 清抄本 孙诒让校 北京图书馆藏

墨子经校注（二卷） 清杨葆彝撰 清抄本 孙诒让校 玉海楼藏

墨子斟录（不分卷） 清戴望撰 抄本 孙诒让校注 玉海楼藏

鬼谷子（三卷） 梁陶弘景注 清秦恩复校正篇目 考一卷附录一卷 清秦恩复辑 嘉庆十一年秦氏石研斋刻本 孙诒让批 杭大藏

鹖冠子（三卷） 宋陆佃注 明王宇汪明际朱养纯等评 明天启五年朱氏花斋刻本 孙诒让校注 温图藏

淮南鸿烈解（二十一卷） 汉刘安撰高诱注 明万历八年茅一桂刻本 孙诒让批校 玉海楼藏

白虎通（四卷） 汉班固撰 考一卷阙文一卷 清庄祖述撰并辑 校勘补遗一卷 清卢文弨撰 清乾隆四十九年卢文弨抱经堂丛书本 孙诒让批校 杭大藏

- 傅子**（一卷） 晋傅玄撰 玉海楼钞本 孙诒让校 杭大藏
- 齐民要术**（十卷） 北魏贾思勰撰 明崇祯毛氏汲古阁津逮秘书本 孙诒让校 温图藏
- 十驾斋养新录**（二十卷） 清钱大昕撰 清嘉庆刻本 清吴騫周春批校 孙诒让校并跋 杭大藏
- 愈愚录**（六卷又一卷） 清刘宝楠撰 稿本 孙诒让丁寿昌批注 宋焜跋 北图藏
- 禅宗永嘉集**（二卷） 唐释玄觉撰 明释镇澄注 明万历二十年释常绅募刻本 孙诒让校 杭大藏
- 补修宋金六家术**（六卷） 清李锐撰 清钞本 孙诒让跋 温图藏
- 文心雕龙**（十卷） 梁刘勰撰 清黄叔琳辑注 清乾隆六年黄氏养素堂刻本 孙诒让跋并录黄丕烈、顾广圻批校 杭大藏
- 永嘉四灵诗** 宋徐照等撰 清钞本 孙诒让跋 存四卷（甲至丁） 杭大藏
- 徐骑省集**（三十卷补遗一卷） 宋徐锴撰 札记一卷 清朱孔彰撰 清光绪十七年李宗熠刻本 孙诒让校 南京图书馆藏
- 刘给谏文集**（五卷） 宋刘安上撰 清抄本 孙诒让批校 杭大藏
- 刘左史文集**（四卷） 宋刘安节撰 孙诒让校 杭大藏
- 刘左史文集**（四卷） 宋刘安节撰 孙衣言校并跋 孙诒让校 杭大藏
- 横塘集**（二十卷） 宋许景衡撰 清抄本 孙衣言、孙诒让校 杭大藏
- 水心先生别集**（十六卷） 宋叶适撰 清抄本 孙诒让校 杭大藏
- 后村居士集五十卷目录**（二卷） 宋刘克庄撰 玉海楼抄本 孙衣言批识 孙诒让校 温图藏
- 蒙川先生遗稿**（四卷） 宋刘黻撰 年谱一卷 清林大椿撰 清咸丰七年木活字本 孙诒让校并跋 杭大藏
- 蒙川先生遗稿**（四卷） 宋刘黻撰 明刘应奎校 清抄本 孙诒让校 杭大藏
- 霁山先生集**（五卷首一卷附拾遗一卷） 宋林景熙撰 孙氏述旧斋抄本 孙诒让校 杭大藏
- 李五峰文集**（不分卷） 元李孝光撰 清辨志书塾抄本 孙衣言 孙诒让校

杭大藏

安雅堂集（十三卷） 元陈旅撰 玉海楼抄本 孙衣言题跋 孙诒让校

温图藏

不繁舟渔集（十五卷） 元陈高撰 附录一卷 清抄本 孙衣言、孙锵鸣、

孙诒让校 温图藏

黄文简公介庵集（十二卷） 明黄淮撰 清抄本 孙诒让校 玉海楼藏

甄诂文录（不分卷） 明王瓚撰 玉海楼抄本 孙诒让校 温图藏

作者工作单位：浙江省温州市图书馆

北京图书馆举办“普通古籍及 分类目录”专题展览

北京图书馆普通古籍组为了帮助读者了解和利用普通古籍，于1988年1月至4月间，在文津街分馆举办了“普通古籍及分类目录”专题展览。

北京图书馆藏有近二百万册普通古籍，种数约占全国现存普通古籍的百分之五十二。在所藏中有不少是明后期及清代稿本。其间不乏罕见之稿本、抄本、精刻本和名家批校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史料书籍尤多。收藏种类比较齐全的，有方志和家谱等，读者的利用率比较高。抄稿本和初刻、初印本亦颇引人注目，如目录门共收书1899种，抄稿本就有506种，这部分藏书的目录有：分类目录、书名目录和著者目录。分类目录按刘国钧先生编制的《国立北京图书馆中文普通线装书分类表》分类，共分目录门、经籍门、史乘门、地志门、传记门、古器物学门、社会科学门、哲学门、宗教门、文字学门、文学门、艺术门、自然科学门、应用科学门、总记门，计15大类。

这次展览以文字说明与样书相结合的方式介绍了普通古籍的基本情况及所使用的分类法。展出后引起了读者与有关人士的广泛兴趣和重视。

• 寒冬虹 •